

解构宁波民间婚礼服的“红”文化

文 / 张剑峰

摘要:自南宋以来,源于“半副銮驾康王御赐娶新人”典故的宁波民间婚礼服选用红色“凤冠霞帔”有着特殊的文化音韵:受远祖“红色崇拜”以及“避邪”象征意义的影响,通过模仿帝皇权贵特征,揉和宁波民间艺术情感,以红色为基调,用互补、对比的配色理念和饱和色彩,选用象征吉祥、万事如意的荷花、云纹、童子图案,彰显出活跃、喜庆的色彩文化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意愿。

关键词:解构;宁波民间;婚礼服;“红”文化

据史记可查的是自南宋以来,宁波民间女子出嫁时头戴凤冠、着红衣霞帔,座万工红轿,形成浩浩荡荡的“十里红妆”和“浙东婚俗”,源于南宋泥马渡康王古典——“半副銮驾康王御赐娶新人”的典故。大意是康王为答谢浙东女子的救命之恩,对浙东女子在婚嫁时以“半副銮驾、凤冠霞帔”的特许。对于古代中国需严格遵守“五色配五行五方”的服饰制度而言,宁波民间婚礼服享受着皇后般的待遇和着红装的特权,无疑是宁波民间人们莫大的荣耀。那么,令宁波人引以为豪的“凤冠霞帔”,真是如同古代皇后或命妇的“凤冠霞帔”吗?笔者通过对宁波民间婚礼服的“红”文化成因分析,以及对遗留下来的清代婚礼服和宁波民间婚礼服的比较考证,对宁波民间婚礼服的“红”文化成因进行了解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婚礼服的“红色渊源”

1.1 受远祖“红色崇拜”的影响

宁波民间婚嫁习俗中,嫁妆用红绒线缠绕,马桶里藏红蛋,被子必须有一条是红色且放在最上面,新婚家具面桶之类都是红色,新娘出自家门之前,头上盖红巾,这是受远祖崇

拜红色意识的影响,太阳、火、血所构成的红色象征了避邪、生命、温暖和进步,这一习俗,彰显出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期盼。



图1:在嫁妆中缴以红绒线 宁波服装博物馆藏品

1.2 模仿“红色”隐喻的权贵和“礼节”文化

色彩在封建社会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不仅中国,国外也是如此。譬如欧洲在中世纪时期,纯正色是地位高的人的特权,富人用纯正的颜色,穷人用不纯正的色彩,而穿错色彩是会判死刑的。被现代人所熟知的西方婚礼服着白色的婚纱,其实在19世纪之前,国外在婚礼服上并没有正式的要求,红色服装在中世纪曾作为新婚夫妇的服装。据记载,在中世纪纽约堡的

城市,贵族社会新娘结婚穿红色服装,新郎穿红色的裤子,是地位和权贵文化的象征^[1]。

中国红色文化是在西周之后,人们在着装上受中国儒家色彩观念的影响,严格遵循五色着装观念和比德的思想。把五色定为正色,把其他色定为间色,并赋予其尊卑、贵贱等级的象征意义,分别代表君臣民上下关系,色彩装饰不可混淆,更不可颠倒。孔颖达疏:“玄是天色,故为正。”《后汉书·服志》载:“尊尊贵贵,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红色是天之色,代表了“礼”,是皇帝的专属色彩,反映了当时社会伦理道德的观念。^[2]在儒家“比德”的服色思想中,则体现出色彩之所以美,是因为色彩的装饰必须暗示人的美德,从色彩的装饰中发现人的高尚人格。因此,宁波民间选用红色作为婚礼服的色彩,是受到红色所隐喻的权贵、礼节文化的影响。

1.3 宋“尚雅”色彩审美的影响

色彩服饰文化的形成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思潮和人们的思维定势等综合反映。宁波民间婚俗习惯自宋代流行,因而受宋代服饰文化的影响很大。宋代服饰是历代冕服中改制最为频繁的一个朝代,受程朱理学的深刻影响,改制的中心是“删除繁饰,倡导质朴”,彰显了宋代皇帝为稳定政治、以“礼”制人的政治改革。宋代是文人当道的时代,“杯酒释兵权”,文人在宋代非常受重视,甚至文人都参与兵权的管理,“右文”、“纳言”两大国策前提下,形成了宋代繁荣的文化气象,然后也形成了宋代在服装的样式上,与繁荣的唐代“粉胸半掩疑暗雪”,“长留白雪占胸前”的开放着装,绚丽多彩的用色有着非常大的不同,采用左右领在领下相交,严严实实地把颈部遮盖住的保守样式和尚雅、简朴的着色观。

霞帔起于宋代,凤冠霞帔则盛行于明代,是古代特别是明清贵族女子和受朝廷诰封的

命妇的装束。宁波婚嫁服的凤冠霞帔色彩中,采用红色为基调,配色特点受宋代尚雅的配色影响,采用红色为基调,粉红色、粉绿色、粉黄相衬,颇有一点绿叶衬红花的感觉,将红色淡淡地突显出来,娇艳而不妩媚,显出一份喜庆中的淡雅。

2 柔和了民间艺术情感

源始于宋代的宁波民间婚礼服柔和了上层象征权贵和财富的色彩,结合民间热情奔放,追求幸福生活的性格特征,彰显出强烈的民间艺术特色。

2.1 红色是各民族从人类童年时都一直喜欢的色彩

红色衣服被各民族喜爱并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在西方国家,红色也是被各民族所喜欢的色彩。“澳洲土著少年,在接受成年的宴会上,第一次接受红色或白色的画身。而当男子参加战争时,‘他们就用各种颜色涂抹身体。’战争前画笔里所用的颜色,多为红色。……像中国原始人在尸体周围撒红色那样,澳洲土著也用红色矿粉来装饰尸体。”^[3]红色在原始民族用色习惯中占据颜色的优势,红色所代表的尊贵、避邪、庄严的象征意义自然首先被民间接纳、采用。

据现代的研究表明,鲜艳的红色是出生后的婴儿最早能辨认的色彩。从色彩的物理属性来说,与人类眼睛构造特点有关。如人类的视网膜有可以分辨明度变化的杆体和分辨色彩变化的锥体,其中锥体包含了L、M、S锥体,分别能辨认出红、绿、蓝等色彩,而波长最长的红色自然成为能最早分辨的色彩。

2.2 民间多喜爱鲜艳、饱和的色彩

据记载,宋元时期染色色谱光红色类就有大红、桃红、肉红、葶萝红、落叶红、枣红、乌红、梅红、栀红、小红、胭脂红、小小红、不老红等13种,而挑选大红作为婚俗中的服饰色彩,与民



图2:霞帔图案 宁波服装博物馆藏品

间喜爱纯度高、鲜艳、明快的色彩有关,这一点在宁波民间具有特色的农民画中就能看出,采用的色彩都是饱和、鲜艳的色彩格调,彰显了民间对于积极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红色在明代被定为喜庆色。科学家牛顿对色彩的科学研究表明,红色是光谱最长的色彩。从语言学家的研究来看,红色显现出来的性格特征最为显明,热情、积极、活力,激情。而从色彩心理学的研究来看,大红在红色系中纯度最高,为红色的正色,因而不受任何其他色彩情感的影响,最能代表“喜庆”、“活力”的色彩情感。

3 宁波婚礼服“红”文化特点

3.1 模仿上层色彩的再创造

从清代皇帝婚礼服与宁波服装博物馆的新娘婚礼服比较发现,婚礼服的共同特点是以红色为基调的补色配色,显热烈、喜庆之气氛。但二者在用色,配色以及图案的运用中有着非常大的区别。皇帝婚礼服的红色格调以红色为基调,采用红色、黄色、青色、白色、黑色、蓝色、绿色的颜色,以正色为主,黄色作为宋代时的皇帝用色,在婚礼服中采用金线织绣成的黄色“喜”字居中心的位置,体现亿万黎民百姓之心的寓意;民间婚礼服采用红色、粉红色、粉黄色、粉绿色、蓝色等间色,遵循了“五色配五行五方”的色彩制度,同时反映出民间在模

仿上层色彩基础上的再创造。

3.2 色彩的感知喻义

色彩文化不是以色彩的物理属性感知的,而是通过表现色彩的材质、图案以及衍生其中的味道的综合体感知的。从仅留几件的宁波民间婚礼服可以看出,受儒、道、佛教的思想影响,宁波婚礼服凤冠霞帔在样式、材质和绣纹上与皇后、贵族凤冠霞帔有着质的区别。前者用棉和仿黄金的金丝织成,表达出纯朴的美感;后者用昂贵的丝绸和真金的金丝织成,彰显出华丽、高贵的美感;前者的霞帔图案多用荷花、云纹、小孩装饰。荷花是圣洁的代表,是佛教神圣的象征,荷花由于“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贵品质被称为花中君子,代表着吉祥,是友谊的象征和使者;荷花结成的莲子则有多子多孙美好的意愿,云纹图案则象征着吉祥、万事如意,正中心的位置绣有小孩的图案,表达了多子的意愿,这些象征和喻义都代表了民间劳动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意愿,对新婚夫妇美好未来的祝愿;后者在婚礼服中运用象征权贵的龙凤图案和珍珠、黄金、翡翠、雕镂,图案所呈现出来的美感是空灵和高高在上的。

3.3 尚雅、喜庆的配色文化

色彩不会孤立存在,它与形状、图案以及周边的色彩形成象征性和喻义。宁波民间婚礼服的配色充分体现了劳动人们的智慧,通过仿生学的色彩设计,采用红与绿,黄与蓝的补色对比,采用的色彩中加了白色,降低了色彩的



图3:清代帝皇婚礼服与宁波民间婚礼服比较

艳度,提高了色彩的明亮纯度,显得华丽中不乏雅致。这一在现代配色体系中位于亲近、自然、活力的色调区域的配色,色彩明亮、饱和,烘托出喜庆、热烈、吉祥、亲切的氛围。从这个配色来说,则是让婚嫁的习俗带上纯洁的色彩情调,也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表达出一种



图4:霞帔的配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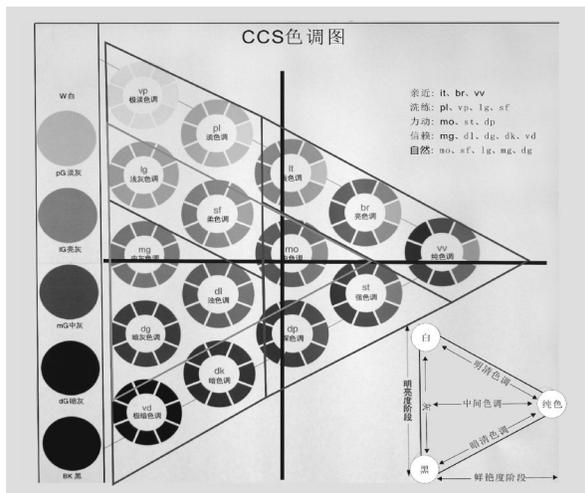


图5:中国 CCS 色调图

尚雅的色彩文化。在配色中,绿色的叶子纯度降低,明度提高,成为淡绿色,衬托出用淡红、粉红、红色三个渐变色调组成的红色荷花,既有对比性又有层次感。淡绿色和浅黄色在同一个色调中,彰显出淡雅且统一的美感,与宋代尚雅的服色审美意识相一致。蓝色和粉红色作点缀,用在边缘镶边,面积最少,起到烘托、陪衬的作用。在红色为基调的服饰中,用金色丝线的绣织图案和装饰,又增加了华丽的气氛。

在传统的配色中,红色和黄色搭配被称为最为喜庆的色彩组合,而帝皇和富有的贵族经常用金色代替黄色,更显得华丽、奢侈,且具有装饰性。

4 结语

从上述宁波婚礼服“红”文化的解构中可以看出,宁波婚礼服饰文化不仅是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当时社会、政治、宗教、工艺、技术、文明程度的综合体现,是一个时代的表征。宁波婚礼服的“红”文化受远祖红色崇拜以及西周之后五色配五行五方的服饰制度和宋代尚雅服饰文化的影响,凝聚了中华民族丰盛的服饰意蕴和民间的艺术情感,以红色为基调,辅以黄色、蓝色、绿色等色环中补色的色彩组合,通过象征吉祥的图案和精湛的工艺手段,演绎出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色彩文化和工艺水准,表现了宁波民间人们对上层社会服饰的模仿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参考文献:

- [1] 爱娃·海勒. 色彩的性格[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58-66.
- [2] 蔡子谔. 中国服饰美学史[M]. 河北: 河北美术出版社, 2001: 730-753.
- [3] 黄国松. 色彩设计学[M]. 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1: 30-35.
- [4] 李广元. 东方色彩研究[M]. 黑龙江: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1994: 112-115.
- [5] 华梅. 人类服饰文化学[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5: 70-75.
- [6] 特列沃·兰姆. 贾宁·布里奥[M]. 色彩. 刘国彬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6: 60-65.

(收稿日期: 2012年12月3日)